

京 剧

羚羊鎖

金味桐著

第十六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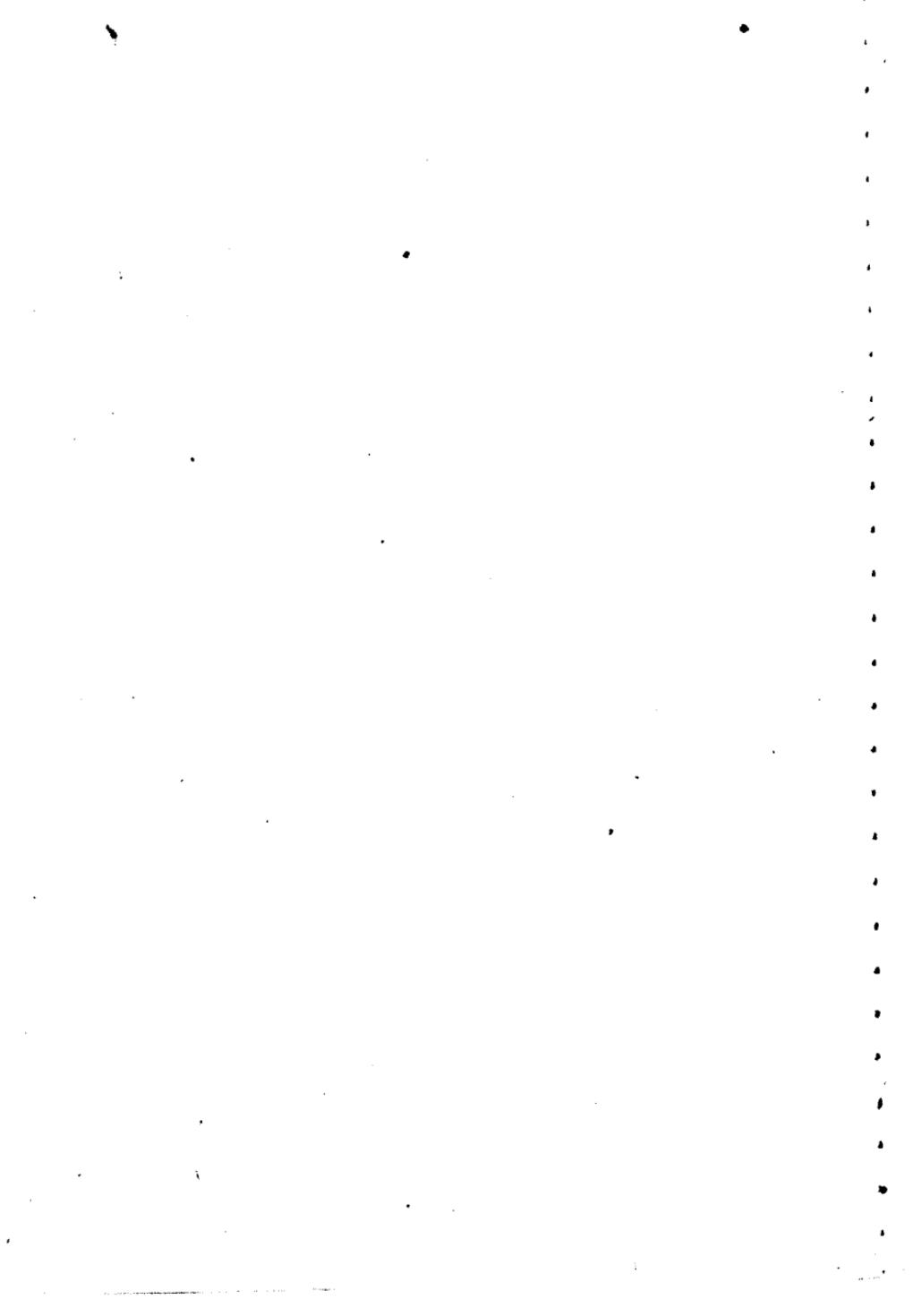
大家戲曲叢書



上雜出版社

人 物 表

苗 宗	一	兵 士
苗 郁 青	一	中 軍
完 颜 烏 里	四	勇 士
李 炎	一	番 探
周 魯	一	丫 環
季 良 佐		
趙 大 兵		
四 番 兵		
一 家 院		
四 家 丁		
一 旗 牌		
一 番 卒		



第一場

〔苗宗上〕

苗宗（唱）馮小哥對我把話講，
他言道妹丈在番邦。

（白）老漢，苗宗。寧武十里村人氏，射獵爲生。我有一胞妹，名喚郁青，二十年前，嫁與縣城李炎爲妻，生下一子，名喚良佐；正當周歲之時，金兵作亂，我妹丈抱着幼子，逃難在外；事後各處打聽，杳無踪影，家財又被賊人搶的乾乾淨淨；萬般無奈，我那胞妹回到我的家中，紡織度日。如今算來，一十七載，我那妹丈也不知生死存亡。適才，我在大路之上，遇着了久不見面的馮小哥，是他言道，他被擄番邦，儘作了些牛馬生活，因受苦不過，捨死忘生，逃了回來。據他言講，我那妹丈李炎，也在那裏，官高爵顯，且已招爲東床駕

馬。我不免回到家中，說與賢妹知道便了。

(唱)甩開大步往前闖，

見了郁青說端詳。

第二場

〔苗郁青上〕

郁青（唱）憶當年一家人慘遭離散，
十七載苦伶仃受盡了熬煎。
思兒夫念幼子死生不見，
淒風冷雨愁恨綿綿。

（唸坐場詩）番賊肆虎狼，國衰民遭殃；勞燕空懸想，
終夜幾迴腸。

（白）我，苗郁青。自遭金兵之亂，夫妻母子，勞燕分飛；家私蕩盡，只得寄居胞兄家中，藉紡織求生。屈指十有七載，我兄長又到山中射獵去了。我不免紡織一會。

（唱）恨只恨賊番奴興兵作亂，
害得我一家人不得團圓。

我這裏殷勤來引線，（行腔，音弦，作斷線介，作接線介）

（接唱）費盡了工夫仔細接連。

線兒有時斷，愁懷何日完？

盼過了一年又一年，

苦悶的心腸難排遣，

這血淚將伴我葬送到黃泉。嘻！

【苗宗上】

苗宗（唱散板）急急忙忙往前進，
不覺來到自家門。（進門介）

郁青 兄長回來了。

苗宗 回來了。

郁青 今日可曾打得什麼飛禽走獸？

苗宗 飛禽走獸雖然未曾打着，却打探到一樁意外的新聞。

郁青 什麼意外的新聞呢？

苗宗 是我在大路之上，遇見了久不見面的馮小哥，他道他是被擄金邦，因受苦不過，逃回來了。

郁青 想這兩國交界，關卡阻攔，怎能隨意行走？

苗宗 據他言講，近幾年來，交界之處，常有過往客商行走，不似先前那樣的慌亂了。

郁青 他回來講些什麼？

苗宗 他道我那妹丈也在那裏啊！

郁青 啊！此話當真嗎？（驚喜介）

- 苗宗 聽他說的是有憑有據，打量不是假的。
- 郁青 但不知他可曾見到我那良佐孩兒無有啊？
- 苗宗 這個……他倒不曉得。
- 郁青 道路既然可走，你妹丈何不也逃了回來，還在那裏做甚呢？
- 苗宗 據馮小哥言講，你那丈夫他在那裏是十分的榮耀，打量是無有回來的心思了。
- 郁青 一個流落外邦的人，還能有怎樣的榮耀啊！？
- 苗宗 我也是這樣想。可是他麼……
- 郁青 他怎麼樣呀？
- 苗宗 嘿，道路傳言，你就不用問了。
- 郁青 管他怎的，兄長何妨說將出來，也好作一個參詳啊。
- 苗宗 可也是啊，一別多年，好不容易得了這麼一點的消息，說說可也無妨。
- 郁青 兄長請講。
- 苗宗 那馮小哥說，他在金邦招爲東床駙馬了！
- 郁青 你待怎講？
- 苗宗 招爲東床駙馬了。
- 郁青 好賊子啊！
- (唱散板)聽一言不由我牙根咬恨，
無義的強人喪盡了良心。
十七載妻爲你受盡了貧困，
又誰知你在金邦另結婚姻。

苗宗 賢妹且休悲啼，此事還在真假難辨啊。

郁青 你那妹丈，不是正人君子，此事只可信其有，不能信其無的。

苗宗 縱然實有其事，賢妹悲傷又有何用？

郁青 說甚無用？他既然有了下落，我是要去尋找於他的！

苗宗 哎！想那番邦，路途遙遠，如何去得！？

郁青 既有過往客商行走，難道我就去不得嗎？

苗宗 嘿，你乃是一個女流之輩，談何容易啊。

郁青 我受盡辛苦，爲的是要盼得到他父子一點的消息；如今既有此信，定要前往。況且我一個四十餘歲的老婦人，還怕的什麼？我是一定的要去！

苗宗 還是不去的爲妙啊！

郁青 我是一定的要去！縱然他不念舊情，我也要去探聽探聽我那良佐孩兒的下落。

苗宗 哎！還是不去的好啊！

郁青 兄長不必攔阻，人生在世，終須一死；我已年近半百，與其糊裏糊塗閑在家裏，倒不如拚着一死，還許落得個明白。我意已決，誓要前去尋找我那良佐孩兒。

苗宗 你既是非去不可，爲兄我也不忍相留。只是我實實的放心不下，倒不如我二人一同前往，還有一個照應。

郁青 兄長年邁，怎好勞動？

苗宗 爲兄雖然上了幾歲年紀，身體倒還康健，一路之上，倚仗射獵，也還可以有些照顧。

郁青 如此，愚妹我拜謝了。

(唱散板)也是我命途多坎坷，

連累兄長受熬煎。

但願得與強人見上一面，

(夾白)強盜啊，負心的賊！

(接唱)問一問狗強盜你是什麼心肝！

苗宗 賢妹保重身體，行路要緊，急忙收拾收拾起程去吧。

郁青 遵命。喂呀！

苗宗 嘴！

【同下】

第三場

〔完顏烏里率四番兵上〕

烏里 (外坐，唸對) 領了狼主命，帶兵襲大同。

(白) 本帥，完顏烏里。大金邦駕前爲臣，與我家狼主，同宗兄弟。前者帶兵襲宋，擄得一名文士，名喚李炎，才貌兼全，因此與我女兒凌霄公主，招贅東床。十數年來，每遇大兵南下，命他同行，參贊軍機；因此立功不少。近得探報大同府庫充實，狼主命我帶兵前去襲取。不知它那裏將官情勢如何，待我把駙馬喚來，作一商議來。

衆兵 嘘！

烏里 有請李駙馬。

衆兵 有請李駙馬！

〔李炎上〕

李炎 (唱)漫道楚材爲晉用，
人生得意是尊榮。

(白)參見岳父。

烏里 罷了。一旁坐下。

李炎 謝坐。將小婿宣進帳來，有何事議？

烏里 狼主命我帶兵往襲大同，不知駙馬你可曉得它那裏的情勢如何？

李炎 大同節度將周魯，與小婿有舊，待我修書一封，試探於他，看看他的意志如何。

烏里 兩國交鋒，各爲其主，一封書信，濟得何事？

李炎 宋室的官兒，盡是些愛財好貨、貪生怕死之輩，我若威之以勢、誘之以利，假意矇哄於他，許他事成之後，平分財物，打量此事不難成就。

烏里 如此，就命駙馬與公主一同隨營前往，共議軍情。

李炎 小婿遵命。

烏里 衆番兵！(衆應介)起兵大同去者！

【衆同下】

第四場

【周魯、一家院、四家丁上】

周魯 (唸引子) 爲國作干城，秉節鉞，坐鎮大同。

(唸坐場詩) 朝中領聖旨，前來鎮藩籬；但求狼烟息，免得費心機。

(白) 本帥，周魯。今奉王命節度大同一帶，幸喜邊地安謐，免受虛驚。前幾日故友李炎有書信到來，十餘載未通音訊，不料他現在金邦，招為駙馬，約我彼此連繫。我想人生在世，不過為的是功名富貴，只要我的官職常保，銀錢不少，其餘的事情，那裏管得了許多。這且不言，到任以來，帥府裏外舖設多未齊備，甚是不便。家院，(家院應介) 命你去到外面，看看可有做丫環僕婦的找上幾個，也好聽用。(家院應介，下) 正是：做官為榮顯，件件要齊全。(同下)

第五場

〔陰雲雪景〕

郁青 (內唱倒板) 兄妹雙雙往前闖，

〔苗郁青、苗宗上〕

苗宗 (接唱散板) 披星戴月走慌忙。

郁青 (唱) 正行之間用目望，

苗宗 (唱) 再與賢妹作商量。

(白) 賢妹，你我走了多日，甚是疲勞。眼前來到大同，
天又陰雪，去到城內歇息歇息，再行前往，未知賢妹
意下如何？

郁青 就依兄長。

苗宗 如此，你我走啊！

郁青 走啊！

〔起扎扎太，走原場，唱快板〕

郁青 (唱)心中只把番賊恨，
害得我一家兩離分。
嘆只嘆兒夫不上進，
他不該投番邦安富尊榮忘却了家門。

苗宗 (唱)勸賢妹休得要平添積恨，
聽愚兄把此話細說原因：
國家衰招外寇古有明訓，
這都是自作孽休怨旁人。

郁青 (唱)此一番到金邦把他責問，
問一問無義漢是什麼良心。
一霎時朔風起大雪壓鬢，(寒冷介)

苗宗 (唱)尋一個避風所且把身存。
(白)賢妹，大雪紛飛，且慢行走。那旁有一大戶門首，
你我走至那裏躲避避再作道理。

郁青 遵命。
[躲避介。家院上]

家院 我家元帥，命我出來找做丫環僕婦的，像這樣大雪連天，教我上哪裏去找尋呢？哎！我說你們是做什麼的啊？

苗宗 我們是行路的。

家院 哟，你們是行路的？像這樣大雪連天，你們要往哪裏去啊？

苗宗 我們要往北國去啊。

家院 怎麼，上北國去？上北國幹什麼去呀？

苗宗 小哥非知，我們乃是兄妹二人，我妹夫失落金邦，我胞妹放心不下，故而要前去尋找於他。

家院 哟呀！不成，不成！

苗宗 却是爲何？

家院 是你不知道，往北國去，不錯，前些日是有走的；如今聽說金兵又來擾亂，所以這一條道，現在又不通了。

郁青 兄長，我們既已到此，難道還能半途而廢不成？

家院 哟呀！番邦賊寇，蠻不講理；況且當兵荒馬亂之時，姦淫殺掠，任所欲爲。你們趁着這個時候前去，豈不是羊入虎口？

苗宗 此話可真嗎？

家院 你們一個走道的，與我無冤無仇，我還能騙你們嗎？

郁青 這便如何是好！？

苗宗 賢妹不必着急，暫且在這裏尋找一個旅店住下，看看風聲，再定行止如何？

郁青 也只好是如此了。

家院 我看你們也不是富有之家，若其不然，我給你們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好不好呢？

苗宗 小哥，你有何高見？

家院 我是這大同府周節度使的家院，我們府裏，現在還缺少傭工人等，就教這一位大娘子，暫到府中幫着操勞操勞，等到日後太平了再去，不知你們意下如何？

郁青 這個……

苗宗 賢妹，聽小哥之言，果是不錯，久住旅店，費用不便。
小哥既有此美意，我就送你一同前去，暫且安身；愚兄在衙前尋一個旅店住下，一來可以照顧於你，二來憑着我這點本領，還可以謀生；等到安靜之後，再一同前往。

郁青 咳，事到如今，除此也無別法可想了。

家院 你們既然願意，就隨我來吧。

苗宗 有勞了。正是：千里迢迢空勞頓，

郁青 落得捧茶奉上人。嘻！

【同下】